



莊子翼註

五

口 13

1600

5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17 號

第 5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1600
3

莊子翼卷之五

天道第十三

北海焦 竈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寫家藏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吾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
之爲君也明此以北嚮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

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註 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忘物之性而無所產
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
况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
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自
爲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
者責言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止
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
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爲中來明此以南面北而
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
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間遊則
巢許之流進爲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
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家宰之任則德已
靜而司君矣家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無
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
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

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
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呂註

天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雕
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
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
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
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胃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
手無不靜者以爲而未嘗爲故也况人各爲其爲而
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
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
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
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于其並作也乃所以見
其復于其共共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
靜也本靜猶明而况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
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乎中准
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
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

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
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
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
萬幾之變世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
神應於事爲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剝其心則韜乎
其事而其富至于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
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
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餘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
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
以鏡心而無爲無爲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命命
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
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所從信之異耳萬
物職職皆從無爲植乃其所以爲本也古之聖人或
南面而爲堯或北面而爲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
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
進爲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筆乘

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
即玄聖素王之道與末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

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洞達也昧然聰明盡泥也平中准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天地將進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俞即喻愉處猶入也自得則悲衰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

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蓋蓋粉之義崇禍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入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

而相維曰自蚤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明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

天樂而已

呂註

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無為也而尊則臣大者無事于文采凡以明白于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為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太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謂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利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遇師于此而已蓋物不為夷澤世不為仁以至邱垓衆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

其為靜動與陽回波不知其為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才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靜天下者也

管見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于和其名雖殊所以為樂則一蓋物不為夷澤世不為仁忘善惡也至于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
 鬼責則鬼不崇無物累則鬼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
 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此虛極靜焉之理推于天地通
 于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
 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
 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

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

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
 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才有餘也夫工人
 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
 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
 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
 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
 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
 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者亦自得耳
 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
 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之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

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各得其行其明斷而後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兔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夫主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呂註

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下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玉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說而天下爲之說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

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諺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

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先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原言非但人倫所向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也

呂註

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未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未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无弟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口義 曰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以有爲爲末要在此主君無爲也詳在臣臣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十軍萬其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之戈戟也明刑以強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臨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各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旌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

鼓云乎哉意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意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未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
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也化生
物生也詩言微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
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
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
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爵尊
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
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

新傳

前言明此以比面澤之爲臣也則臣道當無爲
矣此又言末在于下詳在于臣者前言其怒此
言其分也夫有本必有末末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
爲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

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
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至此而言
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
謂知于人而已苟子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周豈
爲不知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
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
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
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
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
所以畜下也迂司馬云橫也

郭註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
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
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
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
為非故是非次之至于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
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
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
業也必由其名者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
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
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
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太通順序之道
寄此事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

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
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
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
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
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于理思知處宜而不
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取偽

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各當其實凡
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
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于唐虞
也駟語形各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
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
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
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新傳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
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
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
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各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
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
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
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
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
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宜其事
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

可以施

賞罰

補註

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
可不用本情終不舍已
效人矜誇炫物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其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傲

郭註

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日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爲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呂註

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爲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生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勿愷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謂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徵藏司馬云藏名也十一

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

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收養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志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直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當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懷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

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性非外錄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爲者也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爲迂也凡性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爲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詳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故德循道則天下無爲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爲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性體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一經者緇六經為十一也

方思善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于愛

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
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
下是速其亂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上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反古顯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缺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
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顚去軌反然而口闕闕覽反然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
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爲竊司馬
云百日止宿也跣也
餘蔬讀曰精糈粒也

郭註 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近
萬物歸懷來者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也積歛無崖
怪譏刺之心所以壞也腹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
各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各實俱
累斯所以再受其缺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

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之則不能恒服矣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衝出也顚然高露發美之貌闕然虛缺交豁之貌義然踉蹌自持之貌似繫焉而止者志在奔馳也動而持者不自寄放也發也幾趨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天毀典皆非脩身之道也邊境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呂註

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歛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爲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其事爲不仁其事爲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各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兌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待至

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然物交自衝然則逐物於外競然則若太朴口闕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明而其心則若繫焉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觀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爲皆以爲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筆乘

棄妹舊解爲未學其鑒意者妹氏棄蔬于鼠壤老氏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即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存於智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殃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乎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顚顚中

史廣而兩頭銳也。闕口去之貌。義嚴毅之貌。以嗜修自標異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雖繫而意常奔馳如彼之動。而將發而強持之也。機察而審其機括。能伺察而詐審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持其知巧而驕。泰可觀也。夫機警之。竅鑿曰深。而渾沌已死。故曰不信言。非受于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奸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巳。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楨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

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

夫至人有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爲也。

呂註

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爲神也。則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而爲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爲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楨。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雜。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評道

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也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齊桓公也
扁糟爛為醜一作
粕其緩也若急也

郭註 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

情惟忘心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斲輪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 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心書而不求於形色名

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殊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評道 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各聲意不可傳之於書書必失故蓋易

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利和利畢芻狗擲醇醪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管見總論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以帝道聖

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備而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之道者也若失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諍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

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
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治其理而通
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豈壞
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繼
經以說成綺園脩身而其容岸然是皆與人而忘天
所以名勝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
道之賓能天能以極真字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
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精魄陳言而
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有拘跡遺心全其本趨末則去道
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
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
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為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
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嗑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
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有上一作在上循本一作又
巫咸殷相詔各六極司馬本作旁皇也風也
下也五常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也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運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
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進行是者誰乎哉各
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拒為亦

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
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平極則無故而自爾也
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幸可變而天
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莫不順之自
爾故也

呂註 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
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
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降
者皆不可得風起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降
其噴吸振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可測而為神者也
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皆皆以此而
已五帝即五帝用五福威用六極之而吉也
之則逆而以力治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
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為
上皇則擎天地日月降施雲雨噴吸風氣而常居
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
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詳道

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
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
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
然而已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歎而常靜江河
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
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
詰其主張綱維孰知其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循本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有機織者知有以係
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風起北左從而
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于北則自北而南故
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太宰官名蕩字也一本蕩作盈郢楚都也
實司馬云北海山名并郭音屏呂如字言

兼并之也

郭註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身非有親也
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府職居內皮毛處外
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時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
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
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
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
山在乎此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
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
上非有為也忘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
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
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
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

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沐也
弁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
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
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
而取實故也

呂註

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
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
與道合其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
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
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
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
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已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
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
天下住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
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其而無為也豈直
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
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

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爵與財者
也至願名譽并焉修其可願而至乎至仁則孝弟仁
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
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
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輶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其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在塗塗塗在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

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大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歲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

載而與之俱也

鸞爾雅云靜也震電也饋司馬云什也阮爾雅云虛也

郭註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成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然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阮至樂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太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也各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聞然忘使化去儼然立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於槁梧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然耳混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稍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炎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然故崇耳未太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減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

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太理而美樂也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声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未無前無後死生實地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

短長不常滿谷滿坑塗塗欲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爲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襲生萬物云云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輝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且弱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父之間去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爲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炎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繁次怠故遁奇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循本

蕩蕩神不定默默日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也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

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蟬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而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爲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債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間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所謂驟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驟如之意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聲之充滿也塗塗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竟自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

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謂之以自然之天命出于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釋如也其布散發作則聲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窕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此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札不張不將枕簟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炎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喻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

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舂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眊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
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
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
不行尋常古會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
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
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
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相查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
斃_核_核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
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
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魯之太
結為狗巫祝用之衍李云笥也蘇取草也昧
司馬云厭也或疏作魔夢中怪也感額曰顰
郭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昧云者
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

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
端也故時終世異礼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
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礼義法度期於合時宜
應治体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
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礼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詳道

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
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
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其用果可以便其事
不同其礼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
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於
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忍天下之人溺於緣
迹之弊所以始先以芻狗舟車次况以桔槔橈杓終
况以援狙好醜猶古
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
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
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

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
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
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
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鑒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
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太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

此皆寄孔老以則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
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
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
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
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
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裁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
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遽廬猶傳
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
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
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爲
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己以
爲物也遊而正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
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於於所是所是而以沒
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
慄也無所鑒以關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定故不變則失
矣正

呂註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
于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
而為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于陰陽不出乎天字
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
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
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可行物之有
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
之是中無主而己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
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以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
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正也不隱則不能推
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
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
處久處則觀而多責道逢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
易賄不貪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
不能讓讓知有富而已不能讓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
與人極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
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

怨恩至生殺入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
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
所以為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
由出入也以為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新傳 夫道集于虛而虛者足容于道也虛則一而行
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于內者必行
于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為自外而受歟
此聖人之所以因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夫行于外者因集于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
外入者豈為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
曰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
用之終
始也
須路 觀而多責言凡觀乎此者皆將望而責于我
不至則前者失矣一無所鑒以聞其所不休言
于真理一無所見但聞其情
欲之所不休者此我民耳

副墨

恩慈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太
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
遊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爲不然則是外有見而內無
主天門不開矣天門開闔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
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
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
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夫不足以爲廣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吻

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胡孔子見老聃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

嚅予又何規老聃哉

嚅齶也放風而動司爲云放
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

郭註

以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嗒然尚之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特易行之道也
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
得也夫鵠白鳥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
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吻需言仁義之害
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
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仰無方自

然已足也

呂註

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惛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蠶蟻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餘然若建鼓而求子邪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鵠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各譽之規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吻以溫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吻以仁義之溫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曰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以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所成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
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
盜非殺人自為種踵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
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呼婦女何信哉余語女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
停日月之明下照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
惜慘於厲厲勅萬勅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
蹙蹙然立不安季云鮮規明貌

郭註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
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
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夫孩已擇人謂其競
速成也不能同彼伐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
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
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
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
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
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上
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
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
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
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

呂註

老子以仁義懷心此播糠粃目蚊蚋膏肓則以
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
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
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

而已各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特
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傍日月下睽山
川其知惜於屬七之生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
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
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
得所以非故楚七然不安

副墨

黃帝之治使民心一純一也堯使民親親
睦九族之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者
情禮獨隆于親而餘皆降殺民亦不以為薄也舜使
民心競上爭競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
裂機發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
言未至于孩而辨誰何宜其天也禹使民心變交謂
變于古也人有各有机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
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
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月未婦
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幼穉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机警之心
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大率與禮記

大道為公
章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稅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
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
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止道不可繼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
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
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
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鈎取也鵲三
蒼云鵲鵲也
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類獸各山海經云
曹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
牝牡郭璞註即引莊子解之鳥鵲孺孺至而生也魚
傳沫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也細腰者蜂之屬也
郭註所以述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
以幹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
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
勝振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
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

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鳥鵲魚沫細
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
性合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為人者
任其自化者也若繼六經以說則疏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
而迹豈復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鵲之相
視睥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
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故風
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
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
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
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鵲魚
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味尊同則知之所不能
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
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
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

患常在此

管見

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之主聖人者與化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萬物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鵲蟲之風化鳥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視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事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重定之功耳

管見總論

本篇以天運地處登論端設問日月風雲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

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友之相契援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四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大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數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洵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竟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諱為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刻意司馬云。刻。創也。峻其意也。怨誅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頸伸也。道引。道氣令引。休令引也。

郭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

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廣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新傳

夫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爲有
我而已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好是
以各蔽于一曲也故樂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
者入而不能出悟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就于養形
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
然也豈與聖人同乎哉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
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
故登彼於至道而乃入于寥天豈爲刻意而高矯
墜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錄豈爲行仁義而脩歛魏
蕩蕩而在者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紛淵靜晦默而
道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間於氣柔真全而
形未嘗衰豈爲資導引而壽族存而不存無而不無
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
淡則憂慮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氣不罷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

休乎恬淡寧實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違物與人同者衆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乎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無所欲故其寢不夢其資無憂其神純粹其竟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淡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虛之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

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乎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恬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物之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而不恆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而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不爲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爲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爲福先禍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所爲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微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爲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爲德之邪喜怒倏起滅故爲道之過四者皆起于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于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矣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于怵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爲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爲淡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

火無往而非我應有
逆乎提為粹之至也

方子及

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豁
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無雜則自
然包含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熾則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
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
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無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司馬子吳也
子谿越山出

巨谿名于谿

郭註

不依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
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純粹而
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
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
人行也愛劍者猶柙而藏之况敢輕用其神乎精神
四達上際下蟠夫休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
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
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言所有無方同天

帝之不為也純素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
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
至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
以不為為純則雖百行同率萬事兼備乃至純也苟
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備乎有非常之觀形至
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太羊
之純素哉

呂註

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淡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
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處心而用形視所
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獨耳目自乎声色而役心乎取
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
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
以鬱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
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上不變水平之象
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
天下之方術有制于虛靜而不知觀復于並作之間
歸根于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

人以為養形足以及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狎藏以
其用之利也精神墜天墜地其用之利豈止于越之
劍哉其名為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
所以純粹之靜一藏之以無為將之以天行
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
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中之與所
守者合而為一矣倫自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
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
能之

管見總論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矜其意違世矯俗
已無異乎先生絡馬失其自然而長德消民始難治
矣故南華歷敘古人之立志各異若廣齊之為孔孟
之為脩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隱若彭之為壽以迄
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為聖為賢者以其有
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
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

化同德同波知哉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
而至生謀慮何出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惔粹與
物無作卒歸於養神之功而中人以神藏于越之論創
之於身輕重焉何如而世人猶言迷苦此故其立論
始於非刻意尚尚之貴而終於能侔純素謂之真人
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
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本本既
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
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家已
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俗學上舊兩俗字

郭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
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
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
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
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
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
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
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
也以一體之所履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

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其德則不以
此目彼也若以此目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 性於俗其患常在益上而失其初而又俗學

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益其患常在趣舍
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
以知為用而不則異乎安之而不求其然以是而養
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
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
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
失在傲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
者道道則理也德之体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
之体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義明而物不得不得
忠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
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
各正性命則自蒙其德矣所謂德矣以目彼為我禮
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

天下所以亂也

筆乘 錯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為有舊解失之性非

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反而俗
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即乖况
於繕擬心即差况于思非性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
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
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恬
者無為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者有心于知矣不知
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為者也故
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
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
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孝
無不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以必至者不
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于性而兼求之禮樂則逐末
忘本支離于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
仁義不樂混而為道德知恬及相失則道德樹而為
仁義此學術真偽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
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桀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淥
醇散朴離道以善陰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
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

復其初

心與心識知
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

郭註

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
不能無爲而美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

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
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
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
哉故皇王之迹興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達性而行
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
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號爲先識則無復任性
也知而不足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
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

呂註

所謂處混茫而得澹漠者即憺人義黃至一之
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茫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

處觀之以道莊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
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于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

下表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為道者寬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詩不足怪也自達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漸遠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雖道廢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交而殘質益以博而竭心文則礼樂博則李質則性也礼樂行而天下乱來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太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我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

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

呂註

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作而方物觀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

以自隱於山林間為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視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存身一作外行身非也

郭註

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其自得而已危然

獨正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無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固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竟寄之在身

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死
憂而已言亦無所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
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
外而虧內其置倒矣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
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
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而物無不足以及累之此
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
不少損以趨世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
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
輕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
之樂則喪已失性為倒置者也矣

管見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
未為顯惡而妨道為甚夫益之以外李亂之以妄思
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東人又慮李
者憚其空無渺莽无所致力設為恬知交泰之論使
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幾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

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
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在
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
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无所用則其為化也煉
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商道險德滅質謂心至
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由林之聖人深根
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无
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知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
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耶
此至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莊子翼卷之五終

